

这秋日的太阳，确是与别时不同。它不似春日那般惶怍，也非夏日那般泼辣，倒像一瓮陈年的老酒，澄澈、温存，从高旷的碧空里倾泻下来。你看它落在院角的柿树上，并不急着将叶子染红，只是一日一日，耐心地替它们镀上一层浅浅的金边。那最大的柿子树，果实已由青转黄，沉甸甸地垂着，像一盏盏快要点着的小灯笼。

院门虚掩着，我搬一把旧藤椅，就坐在这片暖融融的光里。那光，是有质感的，仿佛一匹晾开了的、极细软的蜜色绸子，轻轻覆在身上。空气里浮动着一一种干净的气息，是晒透了的泥土味，混着些枯草的微甜的香。邻家的屋瓦上，几蓬狗尾草在光里立着，毛茸茸的穗子被风吹得轻轻摇摆，那慵懒的劲儿，竟也像饮了微醺的酒似的。

这般光景，最容易叫人想起些旧事来。记得也是这样的秋天，祖父尚在。他总爱在午后，将一张小几搬到院中，摆上他那套紫砂的茶具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叶子，在他青布衫子上投下晃动的水影。他是不大说话的，只静静地烫壶、沏茶，然后端起那小得可怜的杯子，凑到唇边，眯着眼，慢慢地呷一口。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那茶定是极苦的。如今想来，他品酌的，哪里是茶呢？分明是这眼前安闲的、慢悠悠的岁月。这暖阳如酒，他便是那最从容的饮者，将一生的风霜，都在这静默的光阴里，淡淡地化开了。

这般闲适，让我想起白居易另一番心

境：“数峰
太白雪，一
卷陶潜诗。”
虽是说山水诗文，
可那份独对的安然却
是相通的。不必有酒，
不必有友，只需这一院的秋
光，便足够对酌了。这天地便
是我最阔大的杯盏，盛着这饮不尽
的、名为秋光的醇醪。

日光落到墙根下，那儿堆着几个老南瓜，圆鼓鼓的，披着一身朴拙的霜粉。一只花猫蜷在瓜堆旁，睡得正熟，肚皮随着呼吸一起一伏，身上的毛被太阳晒得蓬松，仿佛一团滚了金边的云。看着它，我竟也有些困倦了。这秋阳的力道是绵长的，不知不觉，便浸透了四肢百骸，让人骨节都酥软了，仿佛不是我在晒太阳，倒是这阳光，在一点点地、温柔地融化我。

忽然便明白了，为何人说“秋日胜春朝”。春日的生机是向外勃发的，撩拨得人心也躁动，而秋日的安宁，却是向内收敛的，让人沉静下来，像一颗沉入水底的石子，安稳地感受着周遭温润的包裹。这暖阳如酒，不醉人，却醉心。

日头渐渐西斜，那蜜色的光，渐渐酿成了橘红，愈发醇厚了。我仍坐着，不愿动弹。且让我再醉一会儿吧，在这无边无际的、暖洋洋的秋光里。

迟到的承诺

□马星雨

一九八四年秋天，爷爷所在的村办企业组织职工去北京旅游。回来后，爷爷给奶奶讲天安门、故宫……奶奶听着，眼睛都亮了。爷爷拍着胸脯许下承诺：“以后我一定带你去！也让你亲眼瞧瞧！”这“以后”，一年年地拖了下去。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长大，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。爷爷的承诺，渐渐成了句偶尔提起的老话。

大伯是家里第一个有出息的，考上中专，在城里找了工作。他拿出第一个月的工资，说要带奶奶去北京，可奶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不去不去，我晕车，闻着汽油味儿就心慌。再说，这一大家子，鸡啊猪啊，我哪能走得开？”大伯拗不过，最后带着刚谈的对象去了。寄回来的照片上，天安门格外明亮，奶奶拿着照片看了又看，嘴里却还是那句：“电视里看得清楚多了，花那冤枉钱。”

我爹参加工作后，爷爷旧事重提，说要全家一起去天安门。奶奶依然是那个最“扫兴”的人。“电视上啥看不着？去了人挤人，累得慌。”她像一堵柔软的墙，挡在全家人的兴致前头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争执，会随着爷爷的突然离世，成了永远的遗憾。北京，成了爷爷没能兑现的承诺，也成了奶奶绝口不提的心事。

后来，姑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热情相邀，说住宿、导游全包，花不了几个钱。我们都觉得这回总该行了吧？奶奶还是摇头，理由翻新了：“老了，不爱热闹。在沙发上躺着比啥都强。”

奶奶这辈子，怕是真出不了远门了。

去年，公司派我去北京学习，国庆节放假几天，我想让奶奶到北京，我陪她好好逛逛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奶奶打了电话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奶奶竟答应了。

国庆节当天清晨，我领着奶奶走向天安门广场，她紧紧攥着我的手，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出金水桥时，奶奶踮起了脚尖，目不转睛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国歌奏响，红旗冉冉上升。奶奶仰着头，一动不动，我看见她的眼眶有些湿润。仪式结束，她还久久不愿离开，一个劲儿地对我说：“不一样，真不一样！有风，有声，有气势，电视里哪比得了……”

奶奶回家后，逢人便说起在北京的所见所闻，语气、神情里藏着一丝骄傲。家里人都开玩笑，还是我面子大，能请动奶奶。其实不是我面子大，是我能挣钱了，奶奶也领上了养老金，家里日子宽裕了。奶奶这个算计了一辈子的节俭老人，终于不必再背负着“乱花钱”的愧疚。她的这趟北京之行，从爷爷的一个承诺算起，走了近四十年，她最终抵达的，不仅是天安门广场，更是一个寻常百姓家梦想成真的好时代。

时光深处的国庆节

□张岩

整理旧物时，一枚塑料小国旗从相册里滑出来。旗面边角磨出了毛边，红色颜料褪成了浅粉，却瞬间牵出一长串带着桂花香的记忆——那是时光深处的国庆节，藏着父亲的自行车铃、黑白电视里的阅兵式，还有一代人的家国情。

最早的国庆记忆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微凉的清晨。天还没亮，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捞出来，往我脖子上围了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围巾。他军装上衣的口袋里，揣着两个温热的白面馒头，樟脑丸的味道混着肥皂香，是那时最安心的气息。“快点，去晚了就占不到好位置了。”父亲的自行车铃铛在安静的巷子里叮当作响，我趴在他后背，能感觉到他腰腹随着蹬车的动作微微起伏。

县城的广场上早已聚满了人。有人举着用纸糊的小国旗，有人背着半导体收音机，里面循环播放着《歌唱祖国》。我被父亲架在肩膀上，视野突然开阔——旗杆笔直地立在广场中央，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微微晃着。当国歌响起的瞬间，喧闹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，我看见父亲抬手敬礼，掌心的纹路里还沾着车间机油的痕迹。阳光漫过他的肩线，把国旗染得格外红，我伸手去够那片红，却只抓到满手温暖的风。那天中午，母亲煮了饺子，在一个饺子里包了一枚硬币。我吃到第三个饺子时，清脆的“叮”声从嘴里蹦出来，父亲笑得眼睛眯成了缝：“咱闺女沾着国庆的喜气哩。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国庆节前夕，家里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。提前几天，父亲就踩着梯子擦天线，转着方向调试信号，直到电视里的人影不再“雪花飘飘”。阅兵那天，邻居家的孩子都挤到我家来，八仙桌周围坐得满满当当。我和姐姐趴在桌边，手里攥着她用红毛线编的小国旗。当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屏幕里走

出来时，屋里的呼吸都变得轻了。父亲突然说：“你看这步伐，多齐整，这就是咱国家的底气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却让我想起那年县里遭遇洪水，他穿着雨衣在堤坝上扛沙袋的模样，原来这底气藏在每个普通人的肩膀上。那天晚上，父亲破例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奶油冰棒，甜丝丝的凉意里，我看见窗外的路灯下，有人在挂红灯笼，一盏接一盏，像串起的星星。

后来我到外地读书，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。有一年国庆节假期，我带着相机回家，想给父母拍些照片。父亲翻出压在箱底的旧军装，领口已经磨破，他却仔细地用针线缝补，说：“穿这个拍，精神。”母亲在阳台挂灯笼，红纸被风吹得哗啦啦响，她回头笑着说：“你小时候非要吧灯笼挂在床头，结果半夜把被子烧了个小洞。”阳光穿过纱窗，落在父亲鬓角的白发上，我突然发现，那些曾经觉得漫长的时光，都藏在了这些细碎的片段里。

如今我也成了母亲，每年国庆节假期都会带孩子整理老照片。孩子捧着那枚褪色的塑料小国旗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？”我指着照片里父亲肩上的我，告诉他：“这是妈妈小时候的国庆节，当时的天很蓝，国旗很红，姥爷带着妈妈去看升旗，就像现在妈妈带你看灯笼一样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，把小国旗举过头顶，在阳台上跑着喊：“五星红旗，迎风飘扬！”

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带着桂花香，和记忆里的味道渐渐重叠。时光会老去，照片会泛黄，但国庆节的温暖从不会消散，它藏在父亲的军装上，藏在姐姐编的小国旗里，藏在一代又一代人对国家的热爱中，在时光深处，永远鲜红，永远明亮。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0月1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王明才

